

心安最是乡邻间

高长见

周末,我和爱人回了趟乡下老家。临近中午,正在打扫屋子内外的卫生时,邻居田姨提着一个篮子走了过来,篮子底垫了一块蓝色的粗布,上面放了十几个鸡蛋。

田姨快人快语地说:“听见你们家里有动静,赶紧过来瞧瞧。这是刚从鸡窝里收上来的新鲜柴鸡蛋,拿去尝尝,城里都买不到。”我接过来摸了摸,蛋壳上还带着鸡窝里残留的温度。

刚送走田姨,张婶就走进了院子。她挎着个竹篮,里面装了大半篮韭菜。新鲜的韭菜叶上还挂着露珠,根部带着新鲜的湿土,应该是在菜园里刚割下来的。“这都是自己种的,没打药,给你尝个鲜”。张婶话不多,每一句都实实在在,透着庄稼人特有的朴实。

接过篮子,手指触到竹篾,微凉之间,我心里却涌起一股温热。小时候邻里之间相处的点点滴滴,伴着那份温暖在记忆中浮现出来。

我老家在山区,那时候山里很穷,每家的院子都是开放的,没有高墙围起来,自家院子里说话,邻居都能听到。做饭的时候,灶上水开了,锅里该下粮食了,才发现面缸空了、盐罐也空了。母亲站

在院子里对邻居家喊道:“他姨,要是有点盐有面的话,我叫孩子去借一点。”话音刚落,那边就回了一句:“有的,让小孩过来吧。”我拿着盐勺、拎着面瓢小跑过去,甜甜地叫一声姨。田姨放下手里的活,从盐罐中舀出满满一勺盐。又接过面瓢,从面缸中装满一瓢面,小心地递给我并嘱咐说:“路上注意安全,不够再来。”

乡村里的人情味,都融在了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。平时,各家都是粗茶淡饭将就过日子,偶尔改善生活有好吃的东西时,母亲总会先盛出一碗,让我给邻居送过去。我端着烫手的粗瓷大碗一路小跑,饭菜的香气随风飘散,送到邻居手里时仍然是暖意融融。

就是这样你来我往的邻里相处,没啥稀罕的东西,只有平淡如水的生活气息,却把邻里之间的心,紧紧贴在了一起。

有一年开春,父亲在院子外辟出一块空地,母亲细心地在上边种上了一些大葱,那年的大葱长得格外好。母亲把葱一捆一捆打理好,送给左邻右舍。大葱也就成了农家人凉拌、炒菜、调味佐餐的家常蔬菜,陪伴着村里人度过了一段贫穷的日子。

每到农忙季节,如果哪一家劳动力不足、忙不过来的话,邻居们见了都会主动放下自己家的活去帮忙。记得那一年,我家里养了两头耕牛,需要犁地时父亲总是先帮邻居家犁完地,然后才犁自家的地。父亲说,都是乡里乡亲,抬头不见低头见,有能力就互相帮一下是应该的。

长大后我离开了家乡,来到县城住进了高楼。厚重的防盗门,把邻居们隔在各自的小世界里,大家各自守着一方小小的空间,互不打扰。这些年,我也已经渐渐适应了城里的生活,表面上看起来挺自在清闲的,但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,好像缺了点什么。

直到这次回老家,接过乡亲们送来的土鸡蛋、鲜韭菜,听着熟悉的家常话,我才真正懂得了这些年来内心所缺失的,其实就是那份朴实的邻里情。

乡下的人情往来,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厚道本分,是刻在庄稼人骨子里的善良实在。在这里,不用处处提防、事事算计,邻里之间掏心相见、和睦相处,每一时、每一处都体现着庄稼人最淳朴的本心。

有如此温暖的乡邻之情,便会找到心灵的安宁,这是人间烟火气中最踏实、幸福的生活。

越红尘

月嘉关

(接上期)

这一日上午,吕思跟随秦家班来到蜀郡境内的广都县,县城内商贾云集,甚是热闹。秦家班众人在闹市区找了片空地,很快将戏台搭建而成。角抵戏精彩纷呈,吸引了许多游客观赏。

吕思在后台整理着戏服道具,秦明月表演过节目后匆匆来到后台帮助吕思。他们身后,三男一女四个同门瞧着吕思窃窃私语。

吕思抓住秦明月手中的戏服低声道:“这些活我自己来,你还是在边休息吧。”秦明月握住戏服不放,向四个同门道:“师哥师姐,你们这是做什么,有话直说,在背后嚼舌根有意思吗?”

其中一个面瘦男子道:“小师妹,不是我说你,吕心田什么节目都不会,而且饮食起居还得我们让着他,他每日只是做些没有分量的杂活,即使这样你还要帮他,我们就是看不惯。”

秦明月冷笑道:“你们不是看不惯,是替人打抱不平吧!我告诉你们,小吕子是我们大伙儿一起救回来的,而且他还是我们最小的师弟,我就是要帮他,你们也要帮他。听到了没有?”

面瘦男子不服道:“他可没有加入我们秦家班,怎能成为师弟?”

秦明月跺脚道:“我说是,他就是,总之你们谁也别想欺负他。”

那名圆脸女子道:“小师妹你别生气,二师哥说的不是全无道理。另外,你就真的从来没有考虑过大师哥的感受吗?”

秦明月气道:“我就知道是因为他,是他让你们这么做的,是不是?”

梁山对秦明月的感情,众同门都瞧在眼中。吕思到来后,秦明月对吕思越来越体贴,就连称呼也由小师弟改成了小吕子。这一切梁山都看在眼里,终日郁郁寡欢。

瘦脸男子排行老二,名叫赵阳江,他与大师哥梁山的私交最好。梁山的变化他都瞧在眼中,他想替梁山出气,因此处处刁难吕思。他听了秦明月的警告后辩解道:“大师哥什么事儿也没有做,什么话也没有说,一切都是我做的,你不可冤枉他。”

秦明月盯着赵阳江道:“二师哥终于承认刁难小吕子的事实了,原来我判断的没有错,你们全无同门之义。”

吕思向他们抱拳道:“你们不要争论了,都是我不好,是我这身子拖累了大家,我心中也着实过意不去,不过请你们放心,到了大雪山我自会离去。”

秦明月急忙握住吕思的手道:“小吕子,我不许你离开,也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,答应我行吗?”

赵阳江道:“吕兄弟,你不要误会,我绝没有赶你走的意思。我只是,只是……”他原本想说只要你不与小师妹相好就行,但是,当着秦明月这种话岂能说出口。

吕思聪明绝顶,他岂能不知赵阳江的心思,因此轻笑道:“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,只是我这身子不争气,拖累了大伙儿,倘若日后有机会,我一定会报答各位的相助之情。”

前台突然传来惊呼声,台下观众也都跟着发出惊叹声,赵阳江等急忙奔向前台察看,秦明月拉住吕思的手随后跟上。

原来梁山见小师妹每日与吕思谈笑风生,对自己却愈来愈疏远,心中烦闷,久而久之身体日渐消瘦,精神萎靡不振。今天他上台饰演“东海黄公”中的黄公,在和七师弟饰演的白虎打斗时,由于注意力不集中,被七师弟的长枪刺中前胸。

吕思来到台上时,秦苏子正向台下作揖赔罪,并表示明日还将准时演出,请大家继续前来捧场。秦家班的几个弟子正围拢在梁山身边不知所措,赵阳江大声喝道:“都愣着干什么,还不快些将大师哥架到后台!”

几个同门听后立时反应过来,合力将梁山架起来向后台走去。吕思在转身时,突然见到台下有一个熟悉的面孔正瞧着自己,心中一惊,再仔细看去,认出台下之人正是“辣红梅”房婷,她的左右两侧分别站着“盘龙松”文章鱼和“云中松”赵宇上。

“梅松三侠!”吕思心中暗道,“他们怎会来到此地?”秦明月见吕思瞧着台下呆立不动,拉住吕思的手道:“小吕子,瞧什么呢,我们快去看看大师哥。”

(未完待续)

溢满手提包的爱

袁慧梅

父亲有一个皮革手提包,那个包陪伴了父亲很多年,也留给我很多回忆。

我7岁的时候,父亲带着我坐大巴车去西安出差。他把我安顿好后,先把提抱抱在怀里,往被子里塞了塞,似乎觉得不对,又挪到枕头边靠着,最后竟干脆把包往铺位底一塞,用被子牢牢盖住。许是看懂了我的疑惑,他小声说:“放那踏实,你快睡吧。”

第二天,下了大巴车后父亲摸摸我的头说:“昨晚有人把我口袋里的钱掏走了,原本我都抓住他了,可是想了想还是把他放走了。只要我的小公主和宝贝手提包平安无事就好了。”我哇的一声哭了,紧紧地抱着父亲。

转眼间,我就读到大学了。大一那年,父亲送我去报到。办完手续回到宿舍后,父亲拉来椅子坐下,长长吐了口气,满是疲惫,又带着点落定的松快。他一只手按着凹下去的提包,一只手捏住拉链头,慢慢地拉开第一层、第二层,手在包里停留了一会,捏着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钱,慢慢抽出来,递到我面前,脸上露出知足的笑,眼角的皱纹挤成深深的沟壑:“入学手续终于办完了,这些钱你拿着,别亏待了自己。”

那是父亲仅有的积蓄,我眼里噙着泪水,看着面前这个年近50岁的男人,黝黑的脸上皱纹愈加深邃,鬓角的白发又多了些。

岁月总在不经意间溜走,弟弟要结婚了。婚礼当天,父亲还是提着那个手提包。李叔看到了,打趣地说:“你今天的包格外大,都快走不动了。”父亲故意挺了挺腰,拍拍鼓囊囊的包,嘴角弯成一道弧,笑着喊:“可不是嘛,今天装的都是大喜事儿,比以前装啥都重,也比以前装啥都甜。”

新人致辞的时候,父亲想拍照,他左手按稳桌子边缘,右手抓着包带,胳膊往上撑,腰慢慢直起来。然后,父亲拿出手机,盯着台上,随时准备按下快门——这是他盼了好久的日子,哪怕腿疼,也要把这一刻完整记录下来。宾客还沉浸在喜悦中,父亲朝酒店大堂后方走去,提包里的红包要派上用场了。他走得慢,一步一步挪着,可背挺得很直,旧提包跟着他一摇一晃,撞在他腰侧,每一下都带着沉甸甸的暖意。

父亲的手提包,从崭新到破旧,一直装着满满的爱。就像父亲一样,从不说爱,却默默做了一切。



投稿邮箱:3304315815@qq.com